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台灣人愛情量表之編製兼探台灣人愛情風格與其相關之因素

87-2413-H-041-001

執行期限：86年8月1日至87年7月31日

主持人：卓紋君

### 研究背景

近三十幾年，西方的心理、社會學者開始致力於愛情的研究。有人嘗試了解愛情的構念，並加以分類（如：Berscheid 與 Walster, 1978; Fehr 與 Russell, 1991; Lee, 1977); 有人研究代表愛情的行為有那些（如 Marston, Hecht, 與 Robers, 1987)? 有人則探討人格與愛情方式的關係為何（如 Dion 與 Dion, 1985; Shaver 與 Hazen, 1988)? 更有人著重於不同的愛情類型與關係品質的研究 (Hect, Marston 與 Larkey, 1994; Hendrick, S. 與 Hendrick, C., 1988)。這些努力不但喚起了社會心理學者對兩性關係的重視，更實際增加人們對愛情的認識。

反觀國內的文獻，研究者搜尋到的有限研究報告中，有人著重於愛情成份之一的「親密」，做深入的探討（如杜仲傑，民 79); 有人改編並修訂借用國外的理論與量表來測量與愛情有關的行為（如李美枝，民 79); 也有人直接借用國外的理論與量表來測量與愛情有關的行為（如林宜旻與陳皎眉，民 84)。但是以本土自行發展的愛情量表，研探國人的愛情風貌的研究實付之闕如。楊國樞（民 71)曾指出：探討國人之重要與特有現象，修改或創立概念與理論，這兩個層次的實証研究甚為稀少，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而 Hendrick 與 Hendrick (1989) 也強調：除非愛情這一構念能被清楚地測量出來，否則愛情的理論與相關現象無法被明確了解；因此，量表的發展便成了重要的工作之一。基於此，研究者以一份對 99 位在美的台灣留學生所完成的「中國人的愛情風格」的研究發現（見卓紋君，民 83; Cho 與 Cross, 1995) 為基礎，採質與量互用的方式，對國人作較深入、廣泛的研究，期能發展出本土的愛情風格問卷；並對一些與愛情現象有關的變項加以探究。

###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探索屬於台灣人的愛情風格為何，並依此發展出愛情風格量表。(二)在建立此量表的同時，也探討國人愛情風格與其性別、性別角色、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以及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藉此增進國人對愛情風貌更清楚的了解。

### 文獻探討

西方對愛情的研究是近幾十年的事；大約可從 Rubin (1970)將愛情視為一種態度，並以一般測量的方法分辨愛和喜歡開始。之後，有學者從社會交換理論來看愛情，將之分為「交換之愛」與「交心之愛」(Clark 和 Mills, 1979)；或者分為「激情之愛」與「伴侶之愛」(Hatfield 和 Walster, 1978)；Lee(1973, 1977)分析自愛情作品與真實故事而發展出六種愛情風格：熱烈型、遊戲型、友伴型、神經質型、實際型、付出型；Hazan 和 Shaver(1987, 1988)根據依附理論，將愛情分為安全型、焦慮型與逃避型；也有分析愛情的成分，發展出三角理論 (Sternberg, 1986)，(見 Cho 和 Cross, 1995)。綜觀其研究的演變，有愛情視為單向度的概念轉變成視愛情為多向度、且更為複雜的現象。在這些理論中，以 Lee 的「愛情類型」被認為最能涵蓋前人的愛情理論與種類 (Hendrick 和 Hendrick, 1986)。而根據 Lee 的愛情論，Hendrick 和 Hendrick (1986, 1990)發展了能有效測量這六種愛情風格的量表；並且進一步探討與其他變項 (如：人格特質、性別角色與關係滿意度) 的關係。

在這些有關愛情的研究報告中，Hendrick 與 Hendrick (1986)的一項發現引起研究者注意。他們指出：與美國白人、黑人及西班牙裔學生所持的愛情風格比較，東方學生較少熱烈型；東方學生的愛情風格比較偏向友伴型與現實型。這個研究發現引起研究者好奇：Lee 的愛情理論看似頗為完善，但是否也適用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台灣人？西方人有這六種愛情風格，而屬於台灣人的愛情風格究竟為何呢？既然社會文化對個人的愛情有所影響 (Dion 與 Dion, 1988)，研究者回顧中國古典文獻中有關愛情的記載，從中推測：國人的愛情風格或與 Lee 所提相去不遠，惟在內涵上應有國人自己的特色。研究者以 Hendrick 與 Hendrick (1990)的「愛情風格量表」對 99 位留美、已有交往對象的台灣學生施測。經因素分析後，得

到六種與西方相似的愛情類型，但內涵與 Lee 所描繪的的確有些許差距。例如：西方的熱烈型在國人身上還包涵了付出型的特質；而國人的付出型則又摻有實際型的考量；而國人友誼型之愛也不乏浪漫的特質（見卓紋君，民 83; Cho 與 Cross, 1995）。這個發現引起研究者深思：Hendrick 等的量表或許可以捕捉西方人的愛情，但不見得能完全反映國人的愛情特色。如果能以質的研究法深入探究國人的愛情經驗；或者自行發展適合國人的愛情量表，並且增加受試人數，或許更能完整地了解國人的愛情風格。

雖然 Lee 的理論是目前少數幾個以多方角度且發展頗為完整的愛情理論，但由以上幾個對中國人的研究顯出：他的分類不一定完全符合且反映出台灣人的愛情風格。加上近來的研究認為：愛情是一種複雜的個人經驗，它不只包括態度，更是一種情緒、感覺與行為表現 (Marston, Hecht 與 Roberts, 1987)。Cho 與 Cross (1995) 的研究並未考量愛情多面的內涵。再者，Fehr 與 Russell (1991) 強調：許多學者研究愛情多半從自身專業的眼光來為愛情下定義，所得出的理論並不見得代表一般民眾 (laypeople) 的愛情觀。Burnett (1991) 指出：使用質的研究，如敘述的研究法 (account-making) 可以探索潛在、豐富的個人事件、主觀的經驗與想法。本研究為了獲得許多一般民眾可能與專家不同的愛情觀，以及對愛情此一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收集一般人對愛情的敘述報告中研究，來分析國人的愛情特色。同時，也從國人的敘述報告中所分析出代表愛情感覺、想法與行為的句子，做為發展愛情問卷的基礎之一。此外，其他與愛情可能相關的變項，包括：性別、性別角色、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及關係滿意度，亦列入本研究進一步的探討之中。

西方有關性別差異的研究顯示：男性的愛情風格比女性較多熱烈型與遊戲型，而女生則較傾向於現實型 (Frazier 與 Esterly, 1990; Henrick 與 Hendrick, 1986)；男性通常較女性浪漫、較易涉入愛情關係之中 (Critell, Myers 與 Loos, 1986; Dion 與 Dion, 1985)。有學者認為：這種男女差異是由於女性在愛情與婚姻的市場上處於較不利的地位，女性必須慎選伴侶、考慮較多現實因素所致 (Buss, 1988)。國內李美枝(民 79)也提出類似的發現：女生的婚前性行為容許度遠低於男生，男生

的婚前性行為容許度則高於女生；且女生比男生更能分清楚喜歡和愛情。這些發現反映：中、外性別差異或各有其社會文化背景的淵源，但卻是個普遍的現象。

由於學者認為性別角色代表了與生理性別不同的心理構念、態度與行為 (Bem, 1974)，因此有關兩性愛情與性別角色的研究亦值得一提。研究顯示：具有女性特質的性別角色與浪漫特質呈正相關 (Sprecher 與 Metts, 1989)；同時也較易有神經質型的愛情風格 (Bailey, Hendrick 與 Hendrick, 1987)。Bailey 等人 (1987) 另外也發現：男性特質越明顯者，遊戲型的愛情風格也越強烈，而神經質型的愛情風格則越不明顯；兩性特質明顯者則較傾向於持熱烈型。

此外，許多學者也關心何種愛情方式或類型會有較高的關係滿意度。或許關係品質自然會反映在某一類愛情本質上。以 Lee 所描述的遊戲型為例，由於遊戲型的人本身便對愛情難以從一而終，其關係自然無法穩定、持久！Cho 與 Cross (1995) 研究也發現：浪漫熱烈型的受試者其關係滿意度較高，分手的可能性較低；傳統型的受試者其關係滿意度較低；而友誼型的關係其分手的可能性較低。顯而易見地，不同的愛情風格多少與關係滿意度有所關連。

在探討台灣人的愛情風格特色時，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亦不容忽略。由於文化的傳承，台灣人對愛情與婚姻的看法、所持的態度與表現的行為仍受中國傳統禮教與習俗之影響。這個現象即反映在卓紋君(民 83)的研究中：現代台灣人的愛情表現與中國古典文獻所描述的愛情風貌頗為近似。然而，目前台灣社會進步、受西化的程度越深；在國家步向現代化之際，個人的現代化取向也有可能隨之明顯。本研究考量個人傳統化或現代化取向可能與其愛情風格傾向有關；即：較傳統化的人較為保守、對愛情持宿命觀、或持現實謹慎的態度。相對地，現代化傾向較明顯的人在對愛情的表現上，可能較為開放、個人中心、講究浪漫激情。因此，個人傳統化或現代化取向亦將列入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一部份。

##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以質的研究方法，收集一般人(lay people)的愛情經驗，試圖找出反映國人在愛情關係上所表現的情感、想法與行為的敘述，以為本土愛情量表的基礎。而為便於發展量表，研究者亦探究目前一些已經實証、有關愛情的理論，從

中擷取發展完善且符合多數人愛情本質的量表題目以為題庫。以下分別討論研究實施的程序。

### 一、 原始問卷的產生

(一) 國人愛情經驗的收集與分析：為了廣泛了解台灣人的愛情風格，研究者先收集個人愛情故事與真實經驗的「敘述報告」。由於以往的研究資料多取自在學的，尤其是心理系的大學生 (Blackshaw, 1992)，為免資料來源有所偏陂，愛情的「敘述」則儘量取自不同婚姻狀況與年齡的社會人士。

受訪者來源有二：一為研究者自行徵求社會人士，接受研究者訪問；二為考量資料收集的多元性與時間效益，研究者請選修「婚姻與家庭」及「心理學」的二專學生 (約有 250 名)，於假期返鄉時徵求親友或鄰居一名，訪問其愛情故事。這些學生大多修過「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然為加強學生熟悉訪問要點，研究者在課堂中均加以說明與示範如何收集敘述報告。訪問主題為：以個人自身的經歷為本，說出你自己的愛情故事，並說出自己對所經歷過的愛情，當時的感覺 (emotion)、行為 (behavior) 與想法 (cognition) 是什麼。這份訪問為修課作業，學生須錄音且轉謄為逐字稿。研究者聽過錄音帶並核對文稿，以確定所訪問的敘述報告沒有任何遺漏或摻入學生個人的意見，最後挑選出較為完整的訪問資料。有效的受訪樣本為 100 位，包括未婚男、女各 25 名，已婚男、女各 25 名；其居住地之分佈以中、南部居多，北部及東部佔約 20%；年齡層由 15 歲到 51 歲，平均約 28 歲；交往時間長短由 4 天至 15 年，已婚者之婚齡為 2 個月到 20 年。

研究者主要參考杜仲傑 (民 79) 質的步驟，進行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與愛情題目的選取工作。過程為：(1) 由研究者細讀每一份敘述報告，將其中任何有關愛情的句子劃線，(2) 交由助理打字，並一一做成句卡，若有相同的句子則視為同一敘述句類，不再重複打字。(3) 為便於處理共得的 318 個愛情語句，研究者與另一名研究助理各自對這些句子加以分類，以愛情關係發展為原則，分為初識/擇偶、交往中的情緒/感覺、想法/態度、行為/交往互動、衝突/爭吵、分手、及對未來/婚姻的看法等七大類。(4) 對於兩人分類不同的部份再加以討論，直至兩人同意，達一致的歸類為止。(5) 研究者與研究助理一起核對每個句子，刪除重

複或較不相關者(如描述衝突、爭吵過程的語句)，並在類似的語句群中，選出一個最恰當的代表句。(6)對於太過口語化或深澀的句子，兩人也共同修飾語句，以求適合各階層的人士作答。最後所選取的 176 個有關愛情的句子即列入原始的愛情問卷。

## (二)有關西方愛情問卷的收集

研究者參考前人的方法(如 Blackshaw, 1988; Critelli 等, 1986)，廣為收集經實証研究而發展的西方愛情量表，形成有關愛情的題庫(item pool)。題庫主要包含：愛情成份量表 35 題(Critelli 等, 1986)、愛情問卷 85 題(Blackshaw, 1988)、愛情方式量表 18 題(Hecht 等, 1994)、愛情經驗測驗 5 題(Hatfield 與 Rapson, 1993)、激情之愛量 15 題(Hatfield 與 Sprecher, 1986)、Sternberg 愛情量表 11 題(取自 Hatfield 與 Rapson, 1993)、浪漫信念量表 15 題(Sprecher 與 Metts, 1989)以及愛情關係量表 24 題(Thompson 與 Borrello, 1987)。研究者細讀這 208 個題目，刪除題意相同或類似，及和文化國情相異太大的題目(如強調性愛的句子)。所得剩餘的 105 題由研究者與另一位熟諳中、英文的留美人士翻成中文；之後請在大專院校擔任英語的教師，以翻成的中文核對英文版本，以確定翻譯的正確性。這些得自西方愛情量表的題目與得自國人愛情經驗的敘述句對照，刪除意思相同或類似的題目後，便融合而成原始問卷，共 200 題。

### 二、第一階段：原始愛情問卷的施測與分析

#### (一)預測(pilot)

為求愛情問卷的設計清楚明確，研究者分別邀請在日間修課及週末進修的學生(共 53 人)填答問卷，並在答畢後給予意見。經匯整預測者的回饋，研究者刪掉被認為意思重複、太抽象、難以回答者；修改同一句內含有兩個不同意義的語句，使語意具體、單一；並修改偏男性或女性化的句子(如：「飛奔到他的身邊」)，使語意中性化。最後確定的原始愛情問卷共有 160 題。每題以六點量尺為答題的依據，由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6)，分別代表不同的程度，其中不含中立的選項，以求得答題者確定的態度取向。

#### (二)正式調查

原始問卷的調查，包括團體與個別的施測方式。前者由研究者商請在文化、世新、中央及成大任教的教師，請其任教班級學生於課堂上填答問卷，再一併收回。個別調查部份則由研究者以作業方式，請日、夜間部修課學生利用假日返鄉，尋找親友、鄰居填答問卷。總共回收問卷一千九百份。

資料收集後，研究者刪除回答不完整者，有效樣本為 1802 人。其中男 955 人(53%)，女 847 人(47%)；包含歲到歲，平均年齡歲。來自北部者佔 18.8%，中部 14.9%，南部 63.9%，東部 2.3%。其中未婚無對象者 776 人(44.6%)，未婚有對象者 749 人(43%)，訂婚與已婚 206 人(11.8%)，其他為離婚、同居或不詳；學生 822 人(45.8%)，非學生(含非全職生)人士 54.2%人；曾談過戀愛者達 71.9%。

在以因素分析原始問卷中每一題項所測的愛情心理成份為何之前，研究者先檢驗各題項的品質。參考量表編製的相關文獻(Davis, 1987)後，決定去掉題項(1)平均值低於 2.0 或高於 5.0 者，(2)選項分佈不均者，以超過 40%集中於某一選項，或某二個選項被圈選頻率超過 70%為篩選標準，所餘 110 題進入因素分析。嘗試各套因素分析，研究者發現仍以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的結果較清楚、且易於解釋；此與 Hendrick 與 Hrndrick (1986) 的報告及研究者以往的經驗 (1995)相似。根據陡階測驗 (scree test)及固有值 (eigenvalue) 大於 1 的選取標準，共得八個因素，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36.5%。根據 Gorsuch (1974)的意見，對於因素負荷量過低(<0.20)或不明顯者則不予討論。

第一個因素有 16 題，佔 8.2%的變異數。這些題目內容所反映的是一種中國傳統式的態度，當事人犧牲個己的需要來保全感情、滿足對方或完成責任，這是一種「委屈包容」型的愛情。此因素內部一致性高達 0.86。

第二個因素有 13 題，佔 5.5%的變異數。這些題目反映當事人用情頗深，非常在乎對方，且無法失去對方；同時又有懷疑對方不夠真情、因而憂慮不安的心理，是一種「執著多疑」型的愛情。此因素內部一致性高達 0.82。

第三個因素有 12 題，佔 5.1%的變異數。這些題目所反映的是一種不敢也不願投注太多感情於愛情關係的心態，由於當事人不相信永恆的愛情，因此多有保留，是一種「悲觀保留」型的愛情。此因素內部一致性 0.76。

第四個因素有 8 題，佔 4.1%的變異數。這些題目所反映的是「真情投入」型的愛情，著重彼此的信任、真誠、分享與付出。此因素內部一致性 0.72。

第五個因素有 7 題，佔 3.6%的變異數。其中有一題(#124：我一次只能和一個人談戀愛，我不能同時擁有兩個人。)與此因素呈負相關。綜觀之，這些題目所反映的是「游移手段」型的愛情，當事人對愛情不夠投入與忠誠，隨時準備替代對象；同時也慣於運用策略或手段來贏取對方的感情。此因素內部一致性為 0.71。

第六個因素有 8 題，佔 3.5%的變異數。有兩題(#45：談戀愛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不需要過多身體的親密接觸。#75：我不是把「我愛你」掛在嘴邊的人。)與此因素呈負相關。綜觀之，這些題目一致強調的是快樂至上與注重肉體的親密與享受，是一種「肉體享樂」型的愛情。此因素內部一致性 0.68。

第七個因素有 8 題，佔 3.2%的變異數。有一題(#3：在交往過程中，我沒有考慮到未來的發展。)與此因素呈負相關。這些題目所反映的是一種「婚姻目的」論，愛情的最終目的便是婚嫁，兩性交往須以未來及現實條件為考量，這類愛情可說是傳統「媒妁之言」的文化遺物。此因素內部一致性 0.64。

第八個因素有 8 題，佔 3.2%的變異數。有三題(#59：他為我所做的一切很令我感動，但是我不會說出來。#94：我不會很在乎他心裡真正在想什麼。#150：男女交往、相處就是要生活化、實際化，所以我不會做一些特別令他窩心的事情。)與此因素呈負相關。綜觀之，這些題目均強調愛要用言語或行動表現出來，且製造驚喜與浪漫是維持愛情的不二法門，這是一種「浪漫表達」型的愛情。此因素內部一致性 0.65。

### 三、第二階段：初步效度與信度的建立

為了建立新編愛情問卷的效度，研究者呈現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對這份愛情問卷與 Hendrick 與 Hendrick (1990)的愛情風格量表做相關研究，以建立初步的構念效度。此外，根據文獻探討，個人的愛情風格與其性別、性別角色以及傳統性與現代性有關；且不同的風格亦會有不同的關係滿意度。如果這份愛情問卷所呈現的各種風格與上述的特質或變數 (variable) 有顯著相關，那多

少也算反映了它的構念效度 (Hendrick 與 Hendrick, 1986)。因此本研究即測試這份愛情問卷與受試者性別、性別角色、傳統性與現代性、關係滿意度以及愛情風格量表 (後兩個變數只針對有交往對象者)的相關性。

至於信度部份，於三週後，再對部份受試者施測，以建立重測信度。

#### (一)量表：

Hendrick 與 Hendrick (1990)的愛情風格量表，研究者曾將它翻譯成中文，用於「中國人的愛情風格」的研究中(見卓紋君，民 83)。性別角色量表將採自 Wang, Cooper 與 Wei (1995)所修訂的個人特質量表中文版(見王慶福，民 84)。此量表包含表達性與工具性二個向度，原來有 16 題，王慶福(民 84)檢驗其因素結構後，各向度均刪一題，成為 14 題的性別角色量表。個人的性別角色取向則依個人在表達性與工具性二個次量表的得分高低，以中數為區分準則，分為男性化、女性化、兩性化及未分化四種。

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測量將採自楊國樞等人(民 78)所編訂的「個人意見量表」(M 與 T-簡長式)。根據以上量表之研究者的報告，這些問卷都有穩定及令人滿意的信度與效度。

至於關係滿意度量表，本研究擬採 Hendrick 等(1988)的「關係評估量表」，研究者曾將它翻譯成中文，用於「中國人的愛情風格」的研究中 (見 Cho 與 Cross, 1995)，所得的內在一致效度為 0.86；重測效度為 0.83。

#### (二)樣本與調查：

第二階段的問卷調查，仍包括團體與個別的施測方式。前者由研究者商請在世新及成大任教的教師，請其任教班級學生於課堂上填答問卷，再一併收回。個別調查部份則由研究者以作業方式，請修課學生利用假日返鄉，尋找其他親友或鄰居填答問卷。

問卷回收後，刪除回答不完整者，有效樣本為 767 人。男 432 人(56.5%)，女 332 人(43.5%)；包含 15 歲到 54 歲，平均年齡 22.7 歲。其中未婚無對象者 254 人(33.3%)，未婚有對象者 443 人(58.1%)，訂婚與已婚 60 人(7.9%)，其他為離婚、同居或不詳；學生 406 人(52.9%)，非學生(含非全職生)人士 47.1%；曾談過戀愛

者亦達 71.9%。受測者的現代性平均 4.2(sd=0.4)，較傳統性 3.0(sd=0.47)為高；目前有交往對象者之關係滿意度平均為 5.3(sd=0.94)。

### (三)分析

研究者先將八種愛情風格與 Hendrick 夫婦的愛情量表，及個人現代性、傳統性做相關分析；再針對目前有交往對象者，進行八種愛情風格和關係滿意度的相關分析。由於八種愛情風格與西方六種風格做相關統計時，可能因變項過多而有機率性的顯著相關(by chance)出現，因此研究者選擇以顯著水準達 0.001 且相關係數達 0.35 以上者來報告及討論；八種愛情風格與其餘變項相關達顯著水準 0.0001 者即報告。主要結果顯示(包括重測信度)：

1. 委屈求全型與神經質型( $r = 0.43$ )和付出型( $r = 0.53$ )，及傳統性( $r = 0.40$ )有顯著相關。重測信度為 0.73。
  2. 執著多疑型與熱烈型( $r = 0.35$ )、神經質型( $r = 0.60$ )和付出型( $r = 0.41$ )，及傳統性( $r = 0.18$ )有顯著相關。重測信度為 0.67。
  3. 悲觀保留型與遊戲型( $r = 0.51$ )呈正相關，與付出型( $r = -0.46$ )呈負相關；與關係滿意度( $r = -0.37$ )呈負相關。重測信度為 0.71。
  4. 真情投入型與熱烈型( $r = 0.42$ )和付出型( $r = 0.54$ )有顯著相關；與關係滿意度( $r = 0.43$ )呈正相關。重測信度為 0.66。
  5. 游移手段型與遊戲型( $r = 0.56$ )，及傳統性( $r = 0.30$ )有顯著相關；與關係滿意度( $r = -0.22$ )呈負相關。重測信度為 0.58。
  6. 肉體享受型與熱烈型( $r = 0.36$ )，與現代性( $r = 0.18$ )有顯著相關。重測信度為 0.64。
  7. 婚姻目的型與遊戲型( $r = -0.36$ )呈負相關，與付出型( $r = 0.42$ )及關係滿意度( $r = 0.33$ )呈正相關。重測信度為 0.63。
  8. 浪漫表達型與熱烈型( $r = 0.34$ )有相關，與傳統性( $r = -0.24$ )呈負相關，與現代性( $r = 0.25$ )及關係滿意度( $r = 0.21$ )呈正相關。重測信度為 0.60。
- 研究者探討愛情風格是否有性別差異，T-test 結果顯示：男性在委屈求全型、

真情投入型、游移手段型、肉體享受型、婚姻目的型等五種愛情風格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女性。女性(M=3.54, SD=0.64)則在悲觀保留型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男性(M=3.29, SD=0.73),  $t=-4.9, p<0.0001$ 。

性別角色部份，本研究中以兩性化者 208 人最多，其次為女性化者 115 人，男性化者有 26 人，及未分化者 22 人。研究者以變異數分析(ANOVA)測試性別角色是否反映出不同的愛情風格。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化者在執著多疑型的平均得分(M=3.8, SD=0.67)顯著高於兩性化者(M=3.6, SD =0.7),  $F(3, 357) = 2.67$ ,  $p<0.05$ 。其餘未見顯著不同。

此外，研究者以個人在愛情問卷中得分最高者為其主要愛情風格，比較持不同愛情風格之個人的現代性與傳統性有何不同。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持浪漫表達型的人之傳統性(M=2.89, SD =0.42)明顯低於持游移手段型(M=3.5, SD =0.39)與婚姻目的型的人(M=3.14, SD =0.51),  $F=4.59, p<0.0001$ ；而在持不同愛情風格的人之間，其現代性並無顯著差異( $F=0.54, p=0.78$ )。

## 討論

目前國內對愛情課題的研究實在不多，西方心理學界所發展的愛情理論或量表不一定完全適合與其文化背景迥異的台灣人。一味沿用外來的問卷，對國人本身的愛情現象或有削足適履、掛一漏萬的遺憾！本研究收集一般民眾的愛情故事或真實經驗的敘述報告，從中試圖發展的本土愛情量表。

本研究所編製的愛情量表，在信度與效度的驗證結果尚可。八種愛情風格各有其特色，反映出目前國人對愛情的不同想法、感覺與反應。

由於國內對愛情的實証研究不多，能由研究結果中推論而給予輔導或臨床工作者建議的亦有限。本研究發展的愛情問卷，不但對於兩性教育與實務工作者有應用的價值，對於一般國人對自己的愛情風格與相關議題也有實証的資料可循。本研究的結果，亦可供其他學者參考，並再做進一步與之相關議題的探討。